卷首語

潮濕的此刻

文　宋子江

香港的天氣像一種語氣：潮濕、反覆、忽明忽暗。雨來之前，城市先把霓虹調暗一格；雨落之後，街面又把每一盞燈擴散成無數個不肯熄滅的倒影。活在這樣的當下，我們學會一邊走路一邊修辭：在夾縫裏呼吸，在急促裏練習溫柔。今期《聲韻詩刊》把香港的氣息收攏成冊，一組並存的天候：陰晴不定，仍然向前。

「創作天地」讓我們回到街角與屋簷下，聽城市如何被不同口音重新命名。鴻鴻〈我城〉追問「是誰擁有這座城」，把契約、年分、語言與身份一層層拆開；那些熟悉的數字與地標像路牌，也像傷口的結痂。飲江把粵語的日常推到詩的核心，一面以朋友、關係、失落與玩笑拆解「悲哀」，一面又以擬 AI 的「觀自在」反照我們這個時代的自我訓練與自我審判：當語言被生成，我們是否更像在生成自己？此外，跨城的書寫把香港放進更大的路線：有夜航返港的想像、有動盪後的色彩與契約失效、有老殖民建築的散步、有後巷的清涼與海的沉默 —— 城市在詩中既是地理，也是心理：每一次回望都牽動一次遷徙。

來到「詩人訪問」，關夢南的對談像一盞不刺眼的燈，照見香港詩的另一種傳承：從創作坊年代談到語言選擇，從口語的分寸談到「賦體」的觀念。那是一種生活的態度：不把詩當成遠離人群的高台，而是把詩放回餐桌、病榻、街市與回憶之中 —— 在紛亂的年代仍保持工整的呼吸。

本期的亮點之一，是英文版的“Rainstorm” Special Feature。雨暴不只是天氣，而是共同經驗：它既是警報，也是洗刷；既是城市的噪音，也是內心的回聲。多位英語詩作把颱風、季風、預報、洪水的身體感寫得具象：雨的氣味、超聲波影像前的恐懼、T8 之下的節奏、兩地同時落雨的錯位 —— 在語言的轉換之間，香港的天候成了一種跨地域的情緒通用語：我們都懂那種「風起時」的預感，也都懂「風息後仍要生活」的疲憊與倔強。

接著的「詩話宇宙」把視線拉到更遠的星圖：從俞第德與唐詩法韻談起，讓跨語境的誤讀與相遇成為創造的引信。這一部分提醒我們：香港之所以像香港，正因它長期生活在翻譯之中 —— 不是把一種語言搬去另一種語言，而是在兩者之間生成第三種敏感。

「詩歌評論」以楊牧《時光命題》為軸，探問時間意識如何在文學中成形。對香港讀者而言，時間從來不是抽象概念：它有時是倒數、有時是暫停、有時是被迫向前的日曆。評論讓我們看見，詩如何在不可追回之中保存可感之物 —— 而保存，本身也是抵抗。

來到「評書賞藝」，三篇評介把讀者帶進不同的閱讀房間：盧真瑜《入不退地》的日本美學與「靜夜」意識，像為躁動的城市提供一處可坐下的角落；《香港文學大系 1950–1969：新詩卷一》則把霓虹與輓歌並置，讓我們回看香港新詩如何在史詩時代以抒情維持尊嚴；石堯丹《極樂海》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浪蕩，讓「海」成為一種既安慰又刺痛的母語。三者共同構成一條讀書的暗流：香港的書寫從不只是「美」，更是一種在夾縫裏保存自我的技術。

最後，幾個專欄像城市的側門：「葡詩拾葉」帶來巴西詩人若熱．德．利馬的八首譯作，讓熱帶的宗教與土地感與香港的濕度暗暗相通；「詩匠譯苑」以龐德《詩章》二十的譯筆，展示現代詩的粗礪與婉約如何並存；「詩游散記」踏上里斯本，沿佩索亞的異名與電車路線漫行 —— 遠方的城市映照本城：原來「多重自我」不只屬於詩人，也屬於每一個在香港生活的人。

願這一期成為一把傘：不保證不淋濕，但至少讓我們在雨聲裏更清楚聽見彼此。當世界的天氣越來越極端，詩仍然提供一種不極端的堅持 —— 不把痛苦浪漫化，不把希望廉價化；只是把日常握緊一點，把語言擦亮一點，然後在霓虹與雨幕之間，在潮濕的此刻，繼續走。V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　具有版權的資料